

## ◆岁月回眸

## 难忘的笑脸

张声仁

在微信群里,看到“我与湖南省文联”征文活动的启事,那一张张难忘的笑脸,又浮现在我眼前……

2019年5月的一天,刚吃过早餐,我就催促两名扶贫队员快点收拾行装,一同去山界岭草莓种植基地,看草莓生长情况。车在弯弯山道蜿蜒,我们互相交流,谈论着全村贫困户的帮扶情况。忽然,我的手机响了,是张千山先生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要我代表邵阳市作家,去张家界参加中国文联主办的武陵山片区文艺精品展活动。我感到十分惊讶,心想千山先生是不是搞错了,我有什么资格去参加那样高大上的活动呢?见我疑惑,千山先生说,他向组委会推荐了我在村里当第一书记时写的扶贫诗集《梦中的村庄》,要我带着作品去参加。来不及说感谢的话,车已进入雪峰山腹地的信号盲区,我们的通话戛然而止。

下午,回到村里的住所,周伟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会带领我和另一位作家,一同去张家界参加活动。周伟是自学成才从洞口走出去的作家,他是洞口文艺青年的偶像。他在洞口工作时,我们常常聚会,是老熟人。有他带队,我忐忑不安的心,总算静了下来。于是,我按照他的要求,向乡政府和县领导请了假,交接好工作,随他去了张家界。

在张家界,精彩纷呈的活动层出不穷。大名鼎鼎的文艺名家就在眼前,可以近距离交流。在文学作品展的展厅,当看到拙作也在展出,我自惭形秽。那天下午,在张家界学院的报告厅,省文联党组书记夏义生先生在报告中提到了我的拙作,并

予以表扬。坐在报告厅里,我惴惴不安。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在张家界学院门口合影留念。趁此机会,我走到夏义生先生面前,向他致谢。他微笑着听了我的介绍,并鼓励我继续写出更多的扶贫新作。他真诚的笑脸,让我感到温暖,备受鼓舞。回到扶贫的村里,工作之余,我继续书写在村里的见闻和感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2020年12月,脱贫攻坚工作结束后,我完成了驻村第一书记的使命,从雪峰山边远的小山村,回到了阔别5年多的党校讲坛。不久,我被交流到县文联担任主席。站了20年讲台,接任文联工作,我感到很茫然。新来的县委书记找我谈话,说洞口是一块文化底蕴很深厚的热土,文联要为县委、县政府出主意、当参谋,多搞些引领洞口文艺健康发展的活动,擦亮洞口文化名片,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力量。按他的要求,我通过调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要求县委、县政府承办谢璞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及名家文学讲座系列活动的请示报告和实施方案。很快,这个报告和方案在县委常委会上通过。

之后,我拿着报告和方案,独自一人去了长沙。在长沙,我通过各种途径,邀请了杨金莺、王跃文、汤素兰、游和平、姜贻斌、谢尔军、吴双英、王淦海、杨丹、杨晓澜等领导和文艺名家,到洞口参加谢璞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并开展文学讲座。活动开展前,在名家下榻的宾馆,我陪着县委书记去各个房间一一拜访莅临洞口的文艺名家。由于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在县内外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县委对文联的工作十分满意,县委书记在多种场合予以表

扬。这让我这个基层文艺工作的新手,感到非常兴奋和自豪。

## 三

今年5月11日上午,为了擦亮洞口文化名片,促进洞口文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县委书记想专程拜访曾经担任过省文联副主席的洞口籍著名画家黄铁山先生,要我联系。由于此前拜访过黄老,见过平易近人的他,我满口应承下来。在电话里,黄铁山先生爽快答应,并约好第二天在他的工作室会见。得到黄老应允,我们立即出发,连夜赶往长沙。

在工作室,黄铁山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县委书记向黄老汇报了洞口县委、县政府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思路、举措,诚恳地邀请他率队回家乡采风创作,请求他同意在洞口县成立黄铁山美术馆。黄老微笑着向我们介绍了他从洞口走出来以后从艺70余年的丰富经历,并拿出即将展出的200余幅画作的清样,一一讲解每幅画的创作故事。

笑谈中,几个小时很快过去。到了中午饭点,黄铁山先生笑着说,他昨天下午已经在工作室不远的餐馆预订好了包厢,点好了菜。在愉快的用餐过程中,黄铁山先生又风趣地说起了在世界各地采风、办画展时的故事。

用餐快结束时,黄铁山先生站起身来,召唤服务员结账。我们连忙争着去买单。见我们站起来,黄老摆摆手,大声地说,大家今天都别跟我争,你们是从家乡来的客人,我是主人,应该由我做东。看到黄铁山先生健步走向服务员买单的熟练动作,我们都笑了。

(张声仁,洞口县文联原主席)

见证

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有奖征文

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

## 说灶事

黄三丛

人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灶。灶的演变进化,是社会、时代的风向标。

我们村里,旧时代以柴草为燃料。因日子过得贫穷,灶也打得寒酸:靠墙挖个坑,找几个土砖横架竖垒,泥浆一糊,将就砌成。像个潦倒的穷汉倚墙屈膝又腿盘坐,经年累月应付着炊事。用这种灶要个专职烧火的,柴草干脆时倒还好办,只管添柴减料控制火力,煮出的饭菜香喷可口。可后来到我开始成家的岁月,柴草资源日渐枯竭,加之农事繁忙,只能砍些荆条茅草“滥竽充数”,不等晒干就拿来烧。灶里浓烟滚滚却不出火焰,只好用吹火筒鼓气助燃。急忙中干脆腮翘嘴放肆吹,往往折腾得满脸汗水烟熏。这样时燃时熄弄出的饭菜半生半熟,寡淡乏味。年长月久,砖墙板壁楼面椽柱被烟熏火燎得乌漆墨黑,到处悬挂着满是油污的炉灰串。千家万户的灶门,将周边山头上的树木柴草烧得几乎销声匿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

万般无奈,家家户户只好去十五公里外挑煤炭做燃料。挑煤炭辛苦、破费,烧煤炭尤费周折。大家开初打的煤灶很原始,傍着柴灶挖个深坑,用砖头围个尺把宽窄的四方炉堂,在离底面五寸高的地方安装四根炉桥,让炉堂与出渣口形成空气对流。起炉前,将煤炭捣碎,按七三开的比例掺进黄土,用水拌和制成煤饼晒干备用。起炉时,先在炉堂中焚烧干燥的短木条,再将掰好的煤块依次填进去,让高温火焰引燃煤炭。这种原始煤灶费事费工,火候把握得不

好,或把饭菜烧糊,或煮成夹生饭。后来,人们就把地炉子改造成圆筒状的,燃料也从煤块升级成藕煤,又叫蜂窝煤的。随着时代步伐前移,经济允许的人家可以购买到机制成品煤球,方便了许多。再后来,我家又把煤炉打进由尺形连体橱柜中,外围绕上自来水管,用热水方便多了,洗澡烫脚什么的,拧开龙头就行。可烧煤炭暴露出来的缺点也越发凸显,碳燃烧排放的废气污染空气,室内所有的铁质器皿、家具农具统统锈迹斑斑。

改革开放以来,“厨房革命”也被排上议事日程,首当其冲的是灶具彻底改制,从烧煤炭提质到使用液化气、天然气。我家是村上首先用上清洁能源的。那天,我从商场里买回煤气灶和瓶装液化气,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我按照操作流程,连上液化气管道,打开阀门,将灶台上的按钮一扭,噗的一声,几束蓝莹莹的光喷薄而出。邻居们异口同声欢呼起来。我随即架上锅子,只见锅底立即白烟升腾,滂下香油后,不到两分钟就爆炒出一碟“豆角辣条”来。

后来,连同厨房升级改造,我家又接上了天然气管道,使用的是智能型灶具。双芯天然气灶台上配上数字化手势遥感抽油烟机,珠联璧合。从此我更爱上了烹饪,袖套一戴,围裙一系,站在灶台前,炒菜煎蛋,炖煮烧烤,升温减压,旋转调拨……厨房里奏响了新时代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黄三丛,武冈市双牌镇退休教师)

## ◆旅人笔记

## 边城镜像

夏太锋

一个冬日,我踏上了前往湘西的旅途,落脚地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

边城原名茶峒,地处湘西州花垣县西北边陲,与重庆秀山县洪安镇和贵州松桃县雅安镇隔河相望。茶洪大桥横卧酉水河,桥西属重庆,桥东为湖南。

踏入边城,我匆匆奔向河岸,寻觅酉水、渡船、白塔。白塔矗立在远处的山坡上,渡船横在拉拉渡码头的河面。酉水又叫白水,现改名清水江。眼前的酉水呈豆绿色,汨汨流淌,浅处细波跳珠,三五丈的深潭亦可见游鱼和卵石。两岸多高山,逶迤起伏。山中杂树细竹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山脚河沿处建有游步道,沿河床贴着水面或曲或直,时高时低。水边时有危岩突兀,时有峭壁独立。一丛丛小树、一束束青藤,匍匐在灰白色的石壁上。石壁上“边城”两个红色大字色彩明艳,灿然入目,像一团喜气迎面扑来。

极目远眺,对面就是翠翠岛。酉水流着流着分成了两股,环绕着翠翠岛,像一根深绿色的飘带缠绕着岛屿。岛上

树木葱茏,隐约可见白色塑像。

我登上了渡船。没有桨,也没有竹篙,只有一根铁缆横过江面。船工手握“木别子”,一下一下用力扳摆,渡船就缓缓滑向对岸,难怪称作拉拉渡。

翠翠岛原名“三不管岛”,因茶峒位于湖南、贵州、重庆三地交界处,以前岛屿荒凉,三地谁也不管,故名。上岛后目光触处,一切清晰可辨。小岛中央修砌了圆台,外围砌着台阶,圆心耸立着一尊十余米高的汉白玉少女塑像,即小说《边城》里的翠翠。翠翠脚下鲜花盛开,还有一只狗依偎着她。

我抬头仰望雕像,沈从文先生《边城》里的情景蓦然浮现。不远处直立着方形巨石,石上有黄永玉先生手书的“翠翠岛”三个翠绿色大字。我知道翠翠是沈先生笔下下一个情窦初开的纯情少女,也知道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两人的作品同时出现在岛上,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夏太锋,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如画风景 郑国华 摄

## ◆六岭杂谈

## 电影院的故事

申云贵

年少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那时,乡下有电影院,花几毛钱买一张票就能进去看一场好看的电影。

离我家最近的电影院是五里牌电影院,我经常去。这家电影院能坐一千余人,却很少满座,一般每场只坐了三四百人。观众检过票,入了场,电影院的大喇叭就会大声叫,请大家对号入座,等会开始查票。这句话只有一个作用——吓一吓逃票的人。那时,偶尔有人从检票口混进电影院……

电影院前面是一个大坪,坪边的柳树下经常有一个女人卖瓜子。女人大约五十多岁,满脸紫色的横肉。有人来买瓜子,她马上用一个小竹筒装满瓜子,倒进早就卷成喇叭形状的纸筒里。来人接过纸筒,丢下一毛钱,生意就完成了。也有人贪小便宜,走时顺手抓一把瓜子。她眼尖,发现了一边尖叫一边飞快地追上去,硬把人家攥在手心的瓜子抠到自己手里。这时,旁人就会骂,铁公鸡!

我喜欢看电影,可钱不喜欢我——我

口袋里经常没有钱的踪影。有一次,院子里的人说,晚上五里牌电影院放映《少林寺》。这是部新影片,绝对不能错过。我吃过晚饭,急急忙忙赶到了电影院。可买票时,发现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站在台阶上东张西望,希望能找到一个熟人,借几毛钱买张票,可望来望去硬是没望到熟人。恼火啊!电影快开映了,怎么办?忽然想起有人“跳厕所”进电影院的事。我决定冒险一试。

我来到电影院后面的厕所旁。厕所大约三米多高,没有窗户,屋顶盖着石棉瓦。可能是为了通气,屋顶的石棉瓦缺了两块,留了个“天窗”。我观察了一下,发现“天窗”下方的墙上有好几个凹进去的小坑。我手脚并用,顺着小坑爬上墙顶。厕所里没人,正是好机会。我长吸一口气,蹲下身子,闭上眼睛,跳了下去。落地后没站稳,一屁股坐在地上。爬起来,跑到小便处,假装小便,然后一边提裤子,一边走进电影院,在前面找个座位坐下。过了好久,

心还是怦怦乱跳。

跳了一次厕所,好像做了一次贼,我又愧又怕,心想,以后再也不要跳厕所了。可我的愧和怕经不起时间消磨。不久后的一天晚上,五里牌电影院放映《少林俗家弟子》,又是一部我喜欢的电影。口袋里没钱,我还是来到了电影院前面的大坪。我在大坪里吹着北风,想等大家都进了电影院再去跳厕所。忽然,卖瓜子的女人冲我笑了笑,说,电影快开映了,你怎么还不进去?我一惊,支支吾吾地说,我……我等一个朋友。女人盯了我一眼,接着说:“前晚有一个后生跳厕所逃票,把脚摔断了。唉,人啊,再穷也不能打歪主意!”

我脸上一热,不敢答腔。女人继续说,看样子你朋友不会来了,你还等他做什么?我编了一个谎,他说他请我看电影,我没带钱来。女人从裤兜里摸出五毛钱,递给我,说,别等了,我借钱给你买票。

我心不在焉看完了那场电影。后来,我再也没跳过厕所。

女人借给我的五毛钱,我一直没还给她。因为之后,她就没来大坪里卖瓜子了。从此,这件小事就住进了我心里,像一缕微光,照着我脚下的路。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